

驸马巷7号的春晖

戚高军

小巷依旧，宅院依旧。

从古城淮安镇淮楼西行数百米，便到了驸马巷。驸马巷不宽，但古老而幽深。闻名遐迩的周恩来故居，就坐落于驸马巷7号的周家大院。

1898年3月5日，周恩来在这里出生。父母为其取乳名“大鸾”——鸾是古代传说中的神鸟,《山海经》言其“见则天下安宁”。这个名字，寄托了父母对他翱翔九天、护佑苍生的殷切期盼。

午后，我踏着驸马巷里被岁月磨得温润的青石板，走进这座青砖灰瓦的合院，追寻一代伟人童年的印记。

周家大院购置于清代道光十九年，由周家祖辈以二百六十两白银购得。如今修葺一新，东向大门上高悬邓小平同志题写的“周恩来同志故居”匾额。整座建筑由东西两个曲折相连的三进院落组成，共有房屋三十二间，青砖灰瓦，木质结构，院中仍保留着周恩来少时提水的水井和浇灌过的菜畦。

故居之内，朴素的陈设与泛黄的照片，无声地诉说着伟人童年的光阴。东厢房是周恩来的出生地，淡黄绢纸裱糊的格扇门窗，打补丁的旧被褥整齐叠放在床榻，墙上悬挂着他幼时的照片。不远处的塾馆里，一张老式褐色书桌静置于窗边，桌上是几册纸页泛黄的古书，笔架悬着早已干涸的毛笔。五岁起，他在这里接受启蒙，诵读《三字经》《千字文》，埋下学问的根苗。他曾深情地说：“生母教会我宽容，嗣母赋予我好静的性格，乳母让我懂得人民的疾苦。”

生母万氏的房中，仍摆放着她用过的梳妝匣。黑漆斑驳，露出木纹，铜镜也已昏蒙，照人如雾里观花。万氏是清河知县万青选的十二女，人称“十二姑”，不仅容貌出众，更聪慧豁达，善于化解家中纠纷。她常将幼年周恩来带在身边，使他自小耳濡目染，习得待人处世的智慧。在旅欧勤工俭学期间，周恩来在一封表明自己“当信共产主义原理”志向的信中写道“自己天性富于调和性”。这一性格的形成与早年受生母的熏陶是密不可分的。后来他在接受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李勃曼的采访时说：“我的母亲长得很漂亮，为人善良。母亲在三十岁时即患肺病而死。原因是我家在祖父去世后，每况愈下，母亲因操劳过度成疾。”虽是轻描淡写的述说，心底下盛着多少感恩和多少未说出口的钝痛啊。

嗣母陈氏的居室位于后院，陈设更为清简：一张榆木床，一具樟木箱，箱上是《西游记》《红楼梦》等小说。陈氏出身书香门第，性情慈和，自周恩来三四岁起，便教他认字、习字，五岁时，教他吟诵唐诗宋词，还给他讲述历史和神话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唱词。嗣母的教育，对幼年周恩来性格形成和文化修养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在嗣母陈氏的居室，我忽然明白，这些启蒙，这些教育，后来都化作了周恩来领导革命，领导建设，领导外交的智慧。难怪周恩来在日本留学期间，思念嗣母之情情真意切，异常感人。他在日记中写下：“我把母亲（指嗣母陈氏）亲笔写的诗本打开来念了几遍，焚好了香，静坐一会儿，觉得心里头非常的难受，那眼泪不住地要流下来……想起时光容易，母亲已去世十年了，不知还想着我这儿子，没有？”

乳母蒋江氏，一位淳朴坚忍的妇人，给予周恩来的不仅是乳汁，更是土地般深厚的生命力。她带他在院中种菜植梅，带他接触穷苦人家的孩子，感受社会底层人的生活。她还教恩来辨认野菜，告诉他稻谷如何抽穗，这些知识后来在革命道路上救了他的命。灶台上那个豁口的粗瓷碗，据说，童年周恩来曾用它喝过将妈奶熬熟的南瓜粥。最动人的是厨房后门那道低矮的门槛，上面有几道浅浅的刻痕。蒋江氏每年生辰那天，都会让周恩来站在门边量身高。天井里那口老井还在，辘轳上的麻绳磨出了毛边。湿湿的古井旁，我们仿佛仍可见幼年周恩来在乳母身旁洒扫庭院的身影。

1907年春，周恩来痛失生母。第二年嗣母也因病去世。1910年，四伯父接周恩来去东北读书。临行前，蒋妈妈13岁的女儿病死了，她痛苦万分；又见恩来要走，更加难舍难分。后来得知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蒋妈妈竟借了高利贷作盘缠，吃辛受苦地去看望周恩来。两人见面，抱头痛哭。几十年后，已经担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还曾多次向赴北京的家乡人打听蒋妈妈及其后代的情况，后得知蒋妈妈于1942年去世，终年68岁。

三位伟大的女性，以不同的方式哺育了周恩来的精神与人格。有人说，周恩来成为新中国外交的创始人和奠基者，成为全国人民爱戴的开国总理，这中间不无生母万氏的熏陶；他文采飞扬，才华横溢，这中间不无嗣母陈氏的教诲；他不搞特殊，紧紧和劳动人民同呼吸，这中间不无乳母蒋江氏的影响。我深以为然，并坚定地认为，正是童年期间，生母万氏的睿智与大气，嗣母陈氏的文采与沉静，乳母蒋江氏的质朴与坚韧，才共同融入并铸就了他亮丽的生命底色。

镇淮楼畔浮云白，驸马巷前夕阳斜。离去时，夕照穿过格栅窗，在砖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游客早已散尽，只剩我在三位母亲生活过、劳作过的屋子里外来回踱步。忽然发觉周恩来故居这格局恰似一个“川”字——三位母亲的爱汇流成河，托举着那个叫大鸾的孩童，缓缓飞向更广阔的天宇；又似缕缕春晖润泽着周恩来，让他的一生充满无尽的力量。

这时，我的眼前仿佛浮现出一幅幅画面：三位母亲带着童年恩来登上了淮安古老的镇淮楼，又来到了沈坤状元楼、吴承恩故居的“射阳蓼”，还瞻仰起了巾幗英雄梁红玉祠、民族英雄关天培祠……故乡淮安英雄豪杰的壮举，和三位母亲的教导将周恩来润泽成一束光。

这束光，光荣而温暖。最终，让人们逐光前行，心向驸马巷7号，心想一个让人敬重仰慕的人，这个人就是人民的公仆，共和国的纤夫周恩来！

庭院有果树

马亚伟

老家的院子很大，母亲特别喜欢在院子里“做文章”。她在庭院里种花种草，种菜种树，不仅把院子的空间充分利用起来，还要让院子整体呈现和谐美感。我觉得她把这当成了一种创作，就跟我写文章一样，明确主体，布局谋篇，理顺思路，打磨细节。母亲陶醉其中，很享受“创作的乐趣”。

宅中有院，院中有树，一向被看做理想的居住地。母亲也特别注重在院子里栽树。记得她经常在某一天早晨，好像突然迸发灵感一样，指着屋檐下的一角问我们：“这里种一棵核桃树怎么样？”过了几天，她又指着东墙前的一处空地说：“我想在这里栽棵石榴树，不错吧？”再过几天，她又有了新的灵感：“南墙根栽两棵柿子树，意思是‘事事如意’！”父亲对母亲的做法已经习以为常，每次都表示支持：“你想怎样就怎样，反正院子大，随你怎么折腾！”母亲嗔道：“我这怎么叫折腾呢？我这叫规划和设计！”肚子里有些墨水的母亲，是个颇讲究的人，比我写文章



觅句 陈振华作

还懂得构思和推敲。

我们小时候，家家户户庭院里都有树，不过大都是槐树、榆树之类的，很少有人会在庭院里栽果树。况且我家本就有果园，果园里各种果树都有，离家也不远，我觉得没有必要在院子里栽果树。我小的时候，如果不支持母亲做出的种树决定，她就会撇撇嘴说：“小孩子懂什么！院子里栽果树，春天的时候看花开、看叶长，夏天的时候吃果子，秋天的时候还有果子吃。而且这些花呀果的，就在院子里，抬眼就能看到，伸手就能摘到，多好！”事实证明，庭院的果树确实跟果园的不同，庭院的果树天天都在眼皮底下，与人保持着亲密距离，感觉它们就像人一样，也有喜怒哀乐的感情，也懂日子里的酸甜苦辣。朝夕晨昏的陪伴，彼此都觉得无比亲切熟悉。果园里的果树像客人，庭院里的果树像家人，就是这种感觉。

在母亲的“规划和设计”下，我家庭院里有了苹果树、杏树、核桃树、柿子树、枣树、石榴树、山楂树等等。别看这么多树，并不会遮挡太多阳光，院子里一直是明亮的。一方面因为院子大，另一方面得益于母亲的巧妙设计。庭院里的果树，高低错落，疏密有致，很有俯仰生姿的效果。尤其是春天花开的时候，庭院里花香弥漫，花朵缤纷，特别漂亮。我最喜欢苹果花，洁白的花瓣，玲珑剔透的模样。枣树的花特别小，经常被忽略，可是它的香气却清甜芬芳，我经常使劲吸，想要把香味吸进肺腑。因为这些开花的树，我很早就懂得了，有些花很美，结出的果实好吃；而有些其貌不扬的花，也能散发出迷人的香味，结出甜美的果实。有时花朵凋谢了，母亲也不扫，任由花瓣在地上铺了一层，仿佛染了一片片霞。

尤其是果子成熟的季节，小伙伴们都喜欢来我家玩。从夏天的麦黄开始，院子里的果子就没断过。那时正播放电视剧《西游记》，伙伴们都说我家像花果山，特别好玩。我们有时爬到树上摘果子，有时在院子里追逐嬉闹，我觉得自己像孙悟空似的——院子是我家的，我当然是“花果山”的“美猴王”。

芬芳甜美的岁月无忧无虑，倏忽间逝去了。转眼间我们姐妹三人都出嫁了，家里只剩下母亲和父亲两个人。有一年，母亲刨掉了院子里的几棵老树，重新规划了一番果树的栽种。我说：“妈，不用那么费事了吧，种那么多果树也吃不过来。”母亲说：“我今年要种苹果树、杏树、石榴树、山楂树、核桃树。知道为啥吗？就是为了你们三个多回来几次，果树开花了，结果了，你们就会回家来的！”多年里，我们姐妹习惯了果树的四季陪伴，与果树已然有了某种默契，难舍难离。对我们来说，庭院果树是母亲给我们的温柔“诱饵”。

如今庭院里这些果树又繁茂起来了，我们都如约而至。

至情至味牛肝菌

陈广洲

参加上海中国牛肝菌故事报告会期间，我就一直被富有人情味、近乎童话的黑牛肝菌人工栽培的伟大科学创举深深打动。活动结束后，主办方送我们每人一盒黑牛肝菌。归来后的第二天，我就迫不及待地亲下厨房，做一道美味的黑牛肝菌菜肴。

牛肝菌，一类野生食用菌的统称，因菌体肥厚、外形似牛肝而得名，深得人们喜爱。千百年来，牛肝菌季节性生长、与宿主树共生，世人奉为圭臬，因而当人们享受大自然馈赠的、野性奔放的至臻美味时，也不得不怀着“望天收”的心态，小心翼翼地接受大自然安排，直到一名叫纪开萍的出现。2001年起，在云南省热带作物研究所就职的中专生纪开萍开始西双版纳地区特有野生菌的人工驯化研究。这位后来晋升为生物科学家，经过永不停息的学习、永不服输的研究，生生地把深山密林的烟火气送入寻常百姓家。

在茫茫的探索中，纪开萍发现一个例外——黑牛肝菌对宿主树的依赖并不强。这一发现犹如居里夫人在实验室的夜晚发现镭和钋从试管中发出的蓝光，之后她大胆地提出黑牛肝菌脱离宿主树人工栽培的假想，并为此潜心研究，至2011年成功研发黑牛肝菌在人工温室中、在没有树木的条件下产生菇体的袋装技术，黑牛肝菌实现人工技术从无到有的突破。



草甸牧群 刘素林 摄

梦回黄山

朱 卉

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伴着一声声再熟悉不过的电话铃声，我惊醒了。沐浴着阳光，我慢慢坐起。梦魂萦绕，晃见奇石屹立之中，一棵昂扬挺胸的青松于微风中抖动枝叶，对我轻笑，又消失不见。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雄心勃勃欲览众山小的我，此刻却汗如雨下，于人潮汹涌中焦急万分。山风微显寒凉，山路侧林中，窸窸窣窣的响声不绝于耳。刹那间，数只古灵精怪的猿猴临空突现，舞动着毛茸茸的小爪，似在讨要些什么？远处，黑洞洞的树林中，有几只攢动着脑袋，眼睛透出黑亮的光，躲躲闪闪。我心中暗笑：有它们作伴，那排队等候的似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长龙，也不算过于烦闷了。

崎岖的山石之上，我紧紧握住扶手，筋骨暴起，双腿微微颤动。于光明顶之上，足能一览无余。看见天日了——远处，蓝天高远，迷雾重重；叠叠山峦，相互交错。那绿的生机悄然间在太空中荡然无存。有风起，我眯眼细瞧，一时竟不知远方是如守边战士般巍峨高耸、屹立于苍穹，还是若股股海波此起彼伏。为游客，为黄山，为自然，书写着独属的、宛如流动的美玉般的青春画卷，将直了的眼睛看够。身旁，一丝翠绿于悬崖边飘

动，不等细看，母亲已催促向前。

方知，那是流传千古的迎客松！出于心急，我那胀痛脚底反而加快了步伐，似西天取经，百步云梯陡而走险，穿梭于摩肩接踵的叫嚷人群中。迎客松，终于危危然立于眼前——悬崖峭壁，带有咄咄咄当碎石坠落之声，石块围拢之间，伞状的松叶劲挺舒展，却无视于仅一步之遥的万丈深渊。这里没有松软的泥土，没有上好的养料，只有无尽的枯石交杂，只有日日夜夜的风餐露宿，它却似钢铁战士般守护着这座大山。

千年有余，黄山见证了唐宗宋祖的繁荣与衰落，心痛于闭关锁国的近代耻辱，呐喊于抗日救国的英勇顽强。中华民族，与自己一样历经喜悲，却丝毫不惧，顶霜冒雪，砥砺前行，于乱石丛中坚毅生长，开枝散叶，屹立不倒。时至今日，它目睹了立身于中华大地的不是战争的硝烟滚滚，而是——国富民强，矗立于世界之巅。

黄山，是大自然给予人类的馈赠。它既是一棵松、一片土、一条路，更是一场于历史长河中的漫漫长梦。梦醒了，它依旧安好。远眺前方，那是大中华五千年应有的继续拼搏。这场梦，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